

日光下的显露与掩埋

——《日光之下》的互动

摘要 《日光之下》按少女的情感变化过程安排故事，在电影的形式隐喻中，展现人物的心理历程的变化。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对电影创作进行解读，人物的心理状态外化为电影情节与符号作为电影的表象呈现给观众，折射出电影中人物的深层意识。故事中的人物在自我建构中成长，在日光照射下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秘密存在，被雪掩埋的故事也会在阳光出现时显露在世人面前，被内心封存的白日梦也终究会破碎。电影中的故事塑造人物折射其心理的原貌，同时电影文本也在关照现实中的观众，给观众塑造白日梦的同时随着影片的结束与观众进行心灵深处无意识层面的互动。

关键词 《日光之下》；厄勒克特拉情结；隐喻符号；精神分析

《日光之下》讲述了从小相依为命的兄妹两人，哥哥谷亮和妹妹谷溪偶然间认识了阳光开朗的女孩庆长后，三人彼此之间的随着逐渐的深入了解，产生的复杂情感，通过故事展现了少女谷溪青春的成长心路。

一、北方环境下的隐喻符号

（一）空间隐喻

电影讲述的故事背景位于北方边境小镇，开头空间的选择为北方澡堂的空间环境，狭小且带有湿热混沌氛围的封闭空间，此处的空间的特殊性便展现谷溪与哥哥两人之间非正常的关系状态，以及人物心理。特写镜头直指谷溪的面部，人物处于环境中的绝大部分，配合台词的内容，展现谷溪的情感的混沌状态。此后开阔的北方大地上的一处小屋，地理位置展现出生活状态，以捕鱼为生，开放空间使得故事开始充满不确定性，同时自然空间的开阔环境也有体现永恒存在的自然循环状态，与之相同情感也是从古至今循环往复的过程。

在北方环境之下容易实现的水其他形态，对于人物情感状态的变化也做出隐喻。谷溪第一次见庆长的饭店中，整个吃饭的段落中，谷溪一直处于火锅雾气相伴，表现谷溪在庆长的介入之后发现特殊情感的朦胧状态，雾气是蒸腾的水的状态，带有的人物情绪宣泄的隐喻存在。雪后爬山的段落相同，雪具有实体，似乎隐喻谷溪已经明了心中存在混合的情感，同样无论是雾气还是雪都不纯粹清澈。

人物成长的过程也是经历痛苦后重新选择回归澄澈的过程。

（二）运动隐喻

电影中大量的隐喻，谷溪姓名本身作为一种符号指向水，展现人物一直处于运动的不安的状态。影片的开始便展现整体“不安”的运动状态：谷溪每日早晨的跑步为身体上的运动；没有户口寻求落户为寻找社会身份的认同；长出智齿到最后的拔牙指寻找情感的认同；这些运动构成整个人物的整体状态。因此电影本身也处于动态的环境，来匹配人物。在与庆长初次见面看庆长与哥哥的愉快相处后，展现谷溪的画面为背景蓝红相间的塑料布；之后哥哥载她回家的路上，骑车运动过程中环境背景为建筑使用的板子，形成块状条纹占据整个画面背景；以及在第一次见面之后谷溪的衣服转变为条纹长袖等展现谷溪的背景都十分相似，用条纹的形状展现人物内心的不安，大量的符号隐喻人物内心的状态。

（三）色彩隐喻

在色彩上体现，绿色在北方边境冬天环境下的少见，使得它本身成为一种隐喻：庆长到来后，谷溪与东子聊是否两人找到了工作，近景突出人物，模糊前景中的绿色，展现谷溪自己模糊的情感开始被激发，绿色代表萌芽状态的爱情，预示着接下来情感的发展与生长。来到港口给哥哥送饭的房间，窗帘的绿白相间外化人物心理状态，纯洁但又沉浸在模糊不清甚至是非正常的情感中；绿色和白色总着伴随谷溪，从前期绿色代表着萌动和畸形，到后期的绿植代表生命力正向的情感与成长；从前期雪，教堂等代表着模糊的情感和虚构梦幻的空间，到后期正常色调之下的白色，预示恢复到起点重新开始，北方边境少有的绿与铺天盖地的白，在影片中起到了隐喻的作用。

二、少女的内心博弈

（一）他者与自我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提出自我是他者的自我，影片开头谷溪洗澡被偷窥的情节下，谷溪的反应为直接的观察偷窥者；以及在开头长出智齿的情况下，谷溪对镜观看自己的牙齿，对镜审视（牙齿是自身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外物”），使得谷溪在此后会作为哥哥与庆长的感情的“他者”，去观察对方，也暗含谷溪在观察中敢于直接“注视”自己的情感，并反观自己，“拔牙”正视自我。因此人物一直处于观察的状态，在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中认识了解并不断完善自我，在过

程中完成青春到成人的转变。

（二）弗洛伊德的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打破

依照精神分析理论，父母的缺位，与哥哥相依为命，谷溪在成长环境中，把哥哥作为自己的信仰，生活的一切，试图获得哥哥所有的情感，这种强烈的唯一的情感也是谷溪缺爱的表现。在哥哥有了女友后，唯一的情感支撑被破坏，自己内心构建的稳定的有父母角色（谷亮来给谷溪搓背，谷溪去码头给谷亮送饭，在家里做饭），情人角色（下雪天铲雪，东子来找谷亮时，谷溪所说的“我就是他媳妇”）的心理和谐空间的破碎，自身情感上开始缺少归属感，此种不平衡的状态在潜意识中使她对庆长感到抗拒，同时在庆长的热情对待下，谷溪感受到了来自女性（母亲）包容的爱（庆长送给她各种东西，塞酒精棉球，无条件的给予）三个人似乎构成了哥哥（同时也是父亲角色），庆长（后妈），与自己三人的家庭环境，由此谷溪对哥哥的感情也可看作是厄勒克特拉情结，对于自身情感的正视也是打破哥哥在自己生活中的位于“神”的位置，真正获得自我的过程。

（三）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内在转化

死本能表现形式一为外向型，“破坏欲”“攻击性”“挑衅性”情感的宣泄（读诗）破坏自我的过程，在歌舞厅读诗便是在受到冲击之后死本能的激发，抱有毁灭的态度对待自身的情感。

要耳环的情节中，企图将别人的物品据为己有，一是通过“夺”物，使对方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情感的外化；二在主观心理上有带上对方的东西，麦茨在《想象的能指》中，认为电影作为“想象的能指”体现人类的深层意识和无意识，在电影的故事中作为能指的“耳环”其所指为“内心渴望得到的情感”，通过外在的“包装”自己，企图能够成为或赶走对方，重新获得哥哥的“爱”，最终选择将耳环放入抽屉，这个举动在表达着此时谷溪的潜意识——尝试接受对方，心理生本能也渴望能够逐渐分清哥哥对于自己和庆长的感情不相同，重构自我。拔牙情节的展现，此时渴望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向往，使得生本能发挥积极作用，用来弥合谷溪的心灵伤口，维护情感关系，重新建立和谐统一状态。

（四）打破自我的冰封与梦境

人物如雪，谷溪，水，雾，水这种物质的不同状态代表人物本身。人物本身情感的变化如雪一般，谷溪的情感长久沉积于“冰雪”之下，在经历“火”（庆

长活泼开朗的个性，以及庆长与谷亮的爱情）的燃烧，展露于日光之下，秘密被揭穿，梦境带来谷溪内心深处的恐惧，第一次为对自己是社会，心理身份的消失成为透明人的恐惧；第二次为对自己交磁带带来的后果的恐惧。在梦境的驱使下，主动打破梦境，第一次为外向暴力的对待，企图毁灭对方使得自身得到安慰；而在第二次梦境中发现自身对于正常情感的渴望，主动从内改变自己，打破梦境带来的恐惧，自我的保护机制权衡自身的情感状态，在梦境的破除中实现了少女的成长，溪水隐喻少女最终以“水”的灵动状态，自我打破冰封，如同山谷中的溪流，依旧澄澈轻盈，灵动而具有生命力，于阳光之下奔流。而电影作为梦境也在无意识层面与观众进行互动，电影通过符号的设定等多种手段进行造梦过程，将创作者的无意识具象化，在观众观影过程中主动的打破梦境，与电影进行无意识层面的互动。

结语

通过对影片进行解读，谷溪的心理内在矛盾和冲突在故事情节和电影形式的外在展现下不断推进激发，展现人物深层心理过程变化的细腻而丰富，于冰封到暴露于日光之下，是故事中人物的成长之路与自我重新建构的过程，也是观众与电影进行无意识互动的过程。

参考注释：

- [1]王昱华. 从经典到应用——电影心理学述略[J]. 当代电影, 2021 (05): 23-32.
- [2]雷晶晶. 《日光之下》的“看”与“听”[N]. 中国电影报, 2020-12-02 (010).
- [3]任小青. 寻找真实的自我——以拉康镜像理论看《她》中主人公的自我建构[J]. 电影新作, 2019 (05): 114-118.
- [4]舒也, 李蕊. 从文本分析到镜像分析——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分析策略[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 29 (02): 151-156.